

救助群組

非常偶然，我的微信掃二維碼進入了一個志願者群，當時是二月十日的晚上十點。那是一個武漢互聯救助群，徵集居住在武漢的志願者，在群主提供的平台登記區位住址，將因地制宜合理安排需要幫助的對象。我身處成都，感覺遠水救不了近火，退出吧，又有點不甘心，想也許能夠做些什麼。

忽然，有幾條求救信息彈出來。求救的呼喊彷彿衝出手機屏幕，鞭子一樣抽得人心發疼：

三十六歲的英語老師，「二月四日開始腹瀉，沒有發燒、嘔吐和咳嗽的症狀，八日CT查出雙肺感染，呼吸窘迫，在酒店隔離，一次比一次嚴重，已沒法平躺入睡，我害怕下一次呼吸窘迫發生時挺不過去，我想看着孩子長大……」

五十歲的鼻咽癌晚期女性患者，有糖尿病，已發燒十天，所在的腫瘤醫院關閉，醫生都抽調到發熱門診，「我現在是在生死邊緣徘徊……」

兩個確診的孩子無法入院……

全家感染肺炎，隔離的隔離，入院的入院，只留下七十七歲老人單獨在家，無人照料，飢寒交迫……

沒有讀完，我已經淚流滿面。怎麼辦啊？

情急之下，猛然想起朋友周君，他是好友芳兒的老公。從一月底以來，他就參加了一個由主流媒體牽頭的志願者群，聯合了一線媒體和武漢當地的醫療資源，建立起緊急救助通道，能夠盡快實際地提供援助。我就一一把這些求助信息轉給了芳兒。周君那邊反應迅速，當天深夜就解決了兩個。其餘的第二天也陸續妥善安排。

周君這邊的緊急救助群，對每一個信息，都需先打電話核實情況，迅速上報聯繫，其間還要和患者或家屬跟進病況，病人住院以後，還電話回訪，進一步了解情況，以便提供

後續幫助。我的閨密知道了，她也想參加，她的祖籍是武漢，對武漢有特別的感情。閨密在幾個群組，把緊急救援組的程序和辦法，作了詳細介紹，靜待群組裏需要救助的人將信息資料傳過來：「我們現在應該揪住每一根可以挽留生命的稻草。」

四十八歲的汪師傅，二月二日就開始出現症狀，二月八日CT檢查顯示肺部發白，核酸檢查卻是陰性，醫院無法收治。家人帶着他四處尋醫，可能因為壓力太大，汪師傅突然精神崩潰，說話口齒不清……發求助信息的是女兒，一連串的驚嘆號看得到他們一家人的掙扎。閨密趕緊上報，周君打電話核實、製表，芳兒主要負責周君的飲食起居，我們成都群迅速轉動起來。終於，汪師傅被收進了精神病院，但很快又被要求出院，去新冠門診，家屬幾乎崩潰，災難中的一家人，如風中樹葉，渺小易碎。經過努力，第二天，汪師傅終於被收進了醫院。

每天的求救信息不斷，我和閨密仍然負責各自的通道，周君總管整理上報。那一天是二月十三日，周君快累垮，一直不停歇地工作到凌晨三點，才算上報完。之後兩天，求助信息逐漸少了。矛盾的心情漸漸被希望沖淡，也許疫情在慢慢地好轉吧。去年的二月，我正準備飛以色列，今年的二月，我宅在成都，為一千二百六十五公里之外的武漢陌陌生人流淚。之前對生活的不滿抱怨，顯得多麼雞零狗碎。而這些雞零狗碎，又是多麼的彌足珍貴。

活着時，我們會有錯覺，好像置身於一個有彈性的無限的容器裏，無法觸及到邊界，直到某個時刻突然降臨，生命戛然而止。瘟疫來臨，新聞看到的是數字，而數字背後的人的傷痛，也許永難平復。玉蘭花開，鳥飛回來，樹在發芽。四季更替，又開始新的希望和歡欣。



香港隨筆
張茅

香港仔珍寶海鮮舫停業，第一個反應的竟是我的孫兒：「咁靚嘅地方，點解結束？」他小學直升初中那年寒假，家人獎勵他，帶他到珍寶海鮮舫進午餐，這是他第一次到這艘海上「皇宮」。

孫兒被香港仔漁港景色所吸引，一家人先由大馬路

岸邊的碼頭準備下船，珍寶接客的「電船仔」來了，隨眾上船，駛往畫舫，穿過水道，孫兒目不轉睛看着停泊的漁船及住家艇，住家艇有曬魷魚的，曬鹹魚的，曬魚網的，黃狗在艇尾的花盆邊曬太陽，他還看到艇家的孩子身上繫着繩子，問為什麼。當他知道這是為了防止孩子墮海後，對漁民生活及漁港環境感到新奇。我想，第一次光顧珍寶的遊人，甚或本地市民同樣新奇，這正是大眾喜歡畫舫的原因之一。

仍記得那天是年初七人日，畫舫客滿，我們拿到的籌在七八十人後面，借空隙攜同孫兒上下三層看看。畫舫外貌宮廷式建築，廳廊雕樑畫棟，孫兒對「皇帝椅」頗感興趣，便去拍照，只見前面早有許多小孩輪坐着「皇帝椅」。珍寶有兩物令我印象最深，一是「皇帝椅」，工匠用了兩年時間才完成，足見工藝精巧，雕工細緻。自由行尚未開放的年代，歐美及日本遊客慕名而來，初見一

座「皇宮」坐落海中，不絕拍照，登船的節目，嗜「美食天堂」的香港鮮，不忘坐在「皇帝椅」拍照留念。因人多孫兒本想退卻，聽了這些話不厭其煩排隊等候拍照，如今存在相簿上，難以忘懷。

第二物是二樓壁畫《衣錦榮歸圖》，我以為是鎮舫之寶，不少遊客忽略賞畫，說來也是損失，因此特別介紹給孫兒。《衣錦榮歸圖》是由意大利藝術家博實亞以明朝名畫《入蹕圖》作藍本，用馬賽克重新演繹，此壁畫可觀之處正是東西文化交融。

明代原作分兩部分，《出京圖》與《入蹕圖》，描繪明世宗皇帝謁陵的壯觀場面，《出京圖》由右至左，描繪明世宗由陸路出發的盛況。第二部分《入蹕圖》由左至右，描繪明世宗謁陵結束經水路回朝。珍寶海鮮舫的壁畫採用了《入蹕圖》畫面河上許多官船，中央是堂皇的聖船明世宗坐於其中。儀衛場面壯觀，兩岸桃紅柳綠，郊野春色，羽林軍傍兩岸護衛而行，畫中人物車馬描繪精細。珍寶是一艘食舫，但整體設計的構思弘揚中華文化藝術，以及自古以來文明的飲食文化。珍寶鼎盛年代，正是香港旅遊業興起，每年許多歐美遊客到訪，畫舫是外國遊客體驗中國飲食文化的地標。港人熟悉的荷里活影星尤伯年納、湯告魯斯也慕名而至。珍寶海鮮舫在歐美頗有名聲，成為不少電影取景地，如《生死戀》、《哥斯拉世紀必殺陣

文宣戰場上建制派一支健筆



維港看雲
郭一鳴

不接這類題材的出版生意，當然，像屈穎妍女士這樣有知名度的作者另當別論，但一本時事政論文集短短一個月推出第六版，的確不多見，屈女士受讀者歡迎程度，可見一斑。

屈穎妍在某周刊任職時我已聽聞大名，拜讀過她寫的一些「故仔」，後來在「國教風波」時，屈女士在某報的專欄被消失事件成為茶杯風波，感覺從那個時候起，她的文章依舊快人快語，但詞鋒更犀利，鬥志更昂揚。特別是去年「修例風波」以來，黑衣人恣意施暴，起底、恐嚇、襲擊不同政見人士，甚至放火殺人，黑色恐怖籠罩全港，屈穎妍以一介弱質女流，無懼無畏，每天以筆作武器，旗幟鮮明，橫眉冷對，控訴暴力，揭穿歪理，成為愛國愛港陣營最受矚目、非常難得的一支健筆。

在我的社交媒體朋友圈，幾乎每天都有人轉發屈女士的文章，所以這本《一場集體催眠》當中不少文章，發表時我已讀過，有的印象很深，例如《「革命」的代價》、《沒有名字的聯署》、《沒有天台，卻有後台》、《領呔為誰而繫》、《聖戰新娘的啟示》、《馬賽克下的白色恐怖》等。人們常說政治一日也嫌太長，將近一年來香港的政局真是千變萬化，但再讀這些幾個月前的時事短評，覺得火力不減、精彩依然。

屈穎妍文章最大的特色，我認為全在「

上月底收到大公報出版社寄來《一場集體催眠》一書，編輯邀我寫一篇書評。聽說這本書今年二月出版以來，已經再版六次，這是很不簡單的事情。行內人都知道，時事評論類書籍在本港沒有什麼市場，一般出版社怕蝕本

▲資深傳媒人屈穎妍著作《一場集體催眠》

時事觸覺」四字。一條新聞、一幅圖片、一個鏡頭，一段視頻，甚至是某個人的一句話，往往成為她評論的題材，新鮮熱辣，有很強的時效性和針對性。例如去年六月以來，「不少人拍到照片，一整箱八達通放在港鐵站任取；也有人拍到視頻，滿地擺滿各式現金券作暴動酬勞」，有人聲稱那是有心人主動捐獻支持年輕人，強調「我們沒有天台」，但當警方搗破一個涉嫌洗黑錢集團，凍結一個眾籌平台「星火同盟」七千萬元，起出購買十六萬元超市現金券的收據，屈穎妍指出，「罪惡的線頭終於露出來了，後台的狐狸尾巴也被發現了。」（《沒有天台，卻有後台》）報紙刊登逾四百名行政主任（EO）寫聯署信給特首，批評特首漠視民意云云，屈穎妍指出，所謂聯署，全部是遮掩名字的職員證，這樣的聯署是「又要威又要戴頭盔的最高境界。」（《沒有名字的聯署》）

從未想到有一天我會在德國柏林滿大街地找藥店，挨家問有沒有口罩。然而，這是新冠肺炎在武漢爆發之初，很多在柏林的華人都如此。

我有個柏林群組，平日裏都是吃喝玩樂，群主跑遍了周邊倉庫去買防護服防護鏡和口罩往國內寄。我私下打錢給他，最開始他不肯收，後來我勸他說收下這些錢，將物資郵寄升級成特快寄回去，他才勉強收下了。還有美容院老闆娘、飯店老闆也四面八方搜羅口罩以幫助我們支援疫情重災區。捐款捐物的更是不計其數，想到這些還是覺得很暖心。

新型冠狀病毒蔓延的消息還沒成為世界新聞頭條時，柏林藥店的店員已經發現成批的華人來店裏買口罩，少則一包兩包一盒兩盒，多則十包二十包，最後藥店不得不限購。

畫船載酒人何處

座「皇宮」坐落海中，不絕拍照，登船的節目，嗜「美食天堂」的香港鮮，不忘坐在「皇帝椅」拍照留念。因人多孫兒本想退卻，聽了這些話不厭其煩排隊等候拍照，如今存在相簿上，難以忘懷。

第二物是二樓壁畫《衣錦榮歸圖》，我以為是鎮舫之寶，不少遊客忽略賞畫，說來也是損失，因此特別介紹給孫兒。《衣錦榮歸圖》是由意大利藝術家博實亞以明朝名畫《入蹕圖》作藍本，用馬賽克重新演繹，此壁畫可觀之處正是東西文化交融。

明代原作分兩部分，《出京圖》與《入蹕圖》，描繪明世宗皇帝謁陵的壯觀場面，《出京圖》由右至左，描繪明世宗由陸路出發的盛況。第二部分《入蹕圖》由左至右，描繪明世宗謁陵結束經水路回朝。珍寶海鮮舫的壁畫採用了《入蹕圖》畫面河上許多官船，中央是堂皇的聖船明世宗坐於其中。儀衛場面壯觀，兩岸桃紅柳綠，郊野春色，羽林軍傍兩岸護衛而行，畫中人物車馬描繪精細。珍寶是一艘食舫，但整體設計的構思弘揚中華文化藝術，以及自古以來文明的飲食文化。珍寶鼎盛年代，正是香港旅遊業興起，每年許多歐美遊客到訪，畫舫是外國遊客體驗中國飲食文化的地標。港人熟悉的荷里活影星尤伯年納、湯告魯斯也慕名而至。珍寶海鮮舫在歐美頗有名聲，成為不少電影取景地，如《生死戀》、《哥斯拉世紀必殺陣



▲香港仔珍寶海鮮舫曾不少電影的取景地 資料圖片

》，香港觀眾更忘不了周星馳的《食神》。

與眾多港人一起成長的珍寶刺那間宣布停業，不少朋友不捨深感難過。事至如斯境地，心裏明白新型冠狀病毒爆發是近因，去年中以來一些人造成的暴動，堵塞馬路、火燒港鐵、掙汽油彈、焚燒店舖銀行，以暴力闖入酒樓驅趕正在品茗的茶客、對不同意見的途人進行私刑……暴力橫行下，遊客不訪，市民減少出街甚至不出街，唯恐遇上黑衣人搗亂不敢上酒樓餐廳，暴力黑點的舖開門，市民的婚宴、社團聚會的酒席被迫取消，珍寶海鮮舫又怎得獨善其身？疫症可怕，卻有望在不太長的時間內結束，而黑暴大有可能捲土重來。只能望止暴制亂成效，社會逐步恢復正常，作為香港品牌的畫舫，方可重見她的亮麗，港人同心協力期待這一天重臨。

東京奧運會的變數

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性蔓延，日本出現了疫情擴大態勢，東京奧運會是否能如期舉辦，近來成為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。

東京奧運會預定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九日舉行，現距開幕日期已只有四個多月。但目前日本新冠肺炎疫情傳播迅速，截至三月十三日，確診病例已突破一千三百人，死亡二十多人。而且疫情有進一步蔓延之勢，日本當局表示了嚴重的憂慮。

鑒此，國際奧委會不久前曾非正式表示，如疫情在日本進一步擴大，不排除東京奧運會推遲的可能性。但日本方面強調東京奧運會將如期舉行，不同意推遲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三月三日，日本奧運大臣橋本聖子，一位曾獲得奧運獎牌的女性體育名宿，在國會回答議員質詢時改變了說法，她說，「日本政府與國際奧委會簽定的東京奧運會合同，條文中容許賽事延期。」她解釋說：「合同要求在二〇二〇年內舉辦奧運會，這可以被解釋為允許推遲在年內舉行。」顯然說法有所不同。

日本曾於一九六四年舉辦過東京奧運會，這次時隔半個多世紀再次舉辦，自有其目的。一是要在體育項目上取得優異成績，二是更重要的，借舉辦奧運會之機，擴大國際影響

，提高日本在國際事務中的身價。為此，日本早就開始了東京奧運會的宣傳，政府為成功舉辦這屆奧運會不惜投入了巨大的財力。

據日本政府公布，奧運會開支預算高達一點三五萬億日圓（約合一百二十億美元，九百三十二億港元），這還僅僅是政府的直接開支，如加上大量的民間資金投入，數字會更大。奧運會一旦延期或取消，將重創日本旅遊、酒店、航空等行業，電視轉播權的賠償數字也不菲。而且據日本審計委員會早前的推算，日本全國對東京奧運會的投入，遠遠超過官方所公布的數字，總投入或將高達二百五十億美元（約合一千九百四十三億港元）。因此東京奧運會如延期或取消，對日本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將是一個不小的衝擊。

中國選手正在備戰東京奧運會，希望它能如期舉行，但這也要看新冠肺炎疫情擴散的勢頭。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近日表示支持東京奧運會如期舉辦，該組織發言人解釋說沒有理由不支持。但由於疫情的蔓延，最近一些國際賽事已經推遲或取消，據悉東京奧運會火傳遞也縮小了規模。我們相信，如出現疫情蔓延影響東京奧運會舉辦的情況，國際奧委會將在適當時機，就東京奧運會作出新的決定。



柏林漫言
余逾

從未想到有一天我會在德國柏林滿大街地找藥店，挨家問有沒有口罩。然而，這是新冠肺炎在武漢爆發之初，很多在柏林的華人都如此。

我有個柏林群組，平日裏都是吃喝玩樂，群主跑遍了周邊倉庫去買防護服防護鏡和口罩往國內寄。我私下打錢給他，最開始他不肯收，後來我勸他說收下這些錢，將物資郵寄升級成特快寄回去，他才勉強收下了。還有美容院老闆娘、飯店老闆也四面八方搜羅口罩以幫助我們支援疫情重災區。捐款捐物的更是不計其數，想到這些還是覺得很暖心。

新型冠狀病毒蔓延的消息還沒成為世界新聞頭條時，柏林藥店的店員已經發現成批的華人來店裏買口罩，少則一包兩包一盒兩盒，多則十包二十包，最後藥店不得不限購。

口罩的文化差異

從農曆新年第一周開始，柏林的狀況已是這樣：只要是亞洲人模樣的顧客走入藥店，便有店員上前主動問「是不是買口罩？我們已經沒有口罩了。」走入郵局，工作人員也會問：「寄口罩？」我們一臉尷尬的同時也有點哭笑不得，暗自想，所有的同胞都在做同樣的事情，便覺得不孤單了。

即便是全城缺貨，也有華人鍥而不捨每天換着藥店去詢問「有沒有進貨」「能不能預訂」，直到答案變成「沒有貨，半個月內也無法接受預訂」才死了心。而藥店店員的態度也有了明顯的變化：從最開始努力掩飾驚訝和不解，到多少有些不耐煩，最後變成略有些反感。因為，他們不理解。他們不理解為什麼需要買這麼多口罩，他們也無法想像病毒重災區有多麼缺醫療資源，更不懂醫療資源的缺口是民眾從萬里之外寄回去。慢慢有華人學生意識到店員們態度的變化和其中的誤解，開始有意無意地給他們耐心解釋

背後的緣由。之後我去藥店時，發現店員們的態度已不再冷淡，反而是充滿了同情和無奈。口罩，真的是買不到了。

另一個緣於文化差異的誤會是，在歐洲，只有生病的人才戴口罩，以防把自己的病菌傳染給他人；而在亞洲，戴口罩的大多是健康人，戴口罩的目的是防止別人的病菌傳染到自己。所以當有些華人同胞戴口罩上地鐵，難免會引來異樣的目光，因為當地人都會認為這個戴口罩的人一定是生病了，然後必然會聯想到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蔓延，心中難免不安。

很多華人與德國人溝通以後，明白了其中的誤會，大家也明白了「異樣目光」的緣由，很多華人便減少了戴口罩上街。與此同時，從國內探親回來的華人也理解別人的擔憂，都非常自覺地在家隔離。

買口罩、戴口罩的差異，成為這次疫病的一個「媒介」，也讓彼此互相理解。